



神珠 的眼

刘兴诗 著

黑木
HEI SEN LIN

青 岛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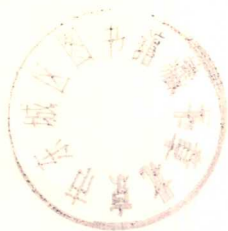
90224527



HEI SEN LIN

刘兴诗 著
青岛出版社

湿婆神的眼珠



鲁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湿婆神的眼珠/刘兴诗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0. 5

(黑森林丛书)

ISBN 7-5436-2200-9

I. 湿… II. 刘…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874 号

- 书 名 湿婆神的眼珠(黑森林丛书)
著 者 刘兴诗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20
责任编辑 于红岩
封面设计 刘 媛 范开玉
插 图 李 丽
印 刷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50×1168 毫米)
印 张 6
插 页 2
字 数 90 千
印 数 1—5000
ISBN 7-5436-2200-9/I·346
定 价 9.00 元



刘兴诗 1931年生于武汉。

祖籍为四川德阳，远祖为广东兴宁，更远是福建宁化的客家人，到底该报什么户口，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本命属羊，生性懦弱。发蒙于南京五台山小学，成长于重庆南开中学，受业于北京大学，知命于山野尘寰，吃了大半辈子粉笔灰，曾在北京大学、成都地质学院教过书，是不折不扣的教书匠。

浪迹天涯大半辈子，各种自然环境大多经历过，是名副其实的爬山匠。

写过一大堆书，自己总觉得有些不踏实，是一个半吊子爬格匠。

人生已过了一大半，现在是退休老头，别的不用再说了吧。





黑森林丛书

目

录

MU LU

1. 丛林里的绿光 (1)
2. 小镇愤怒之夜 (8)
3. 野孩子纳加 (19)
4. 血手指 (27)
5. 四根手指的人 (33)
6. 气窗口的黑影 (45)
7. 棕毛带来的消息 (54)
8. 空楼 (62)
9. 救命的绳子 (67)
10. 追捕影子逃亡者 (72)
11. 难脱人网 (76)
12. 火胡同 (84)

13. 旧仓库里的新证据 (94)
14. 希望的霞光 (99)
15. 象头神 (105)
16. 带疤痕的断指 (115)
17. 空庙内的交锋 (120)
18. 神猴哈奴曼 (126)
19. 重返丛林 (134)
20. 盗宝贼 (138)
21. “萤火虫” (142)
22. 黑林夜斗 (149)
23. 猴群夺宝 (155)
24. 马来人落网 (159)
25. 最后审问 (165)
26. 欢乐的十胜节之夜 (172)

1

丛林里的绿光

一缕神秘的绿光，把好奇的
游客带进夜幕笼罩的丛林深处，
原来是一个异邦神像的眼珠。绿
光忽然熄灭，引出了这个离奇的
故事……

黑 沉沉的森林，黑沉沉的夜。

到处都是幢幢暗影，没有一点声音，好一个黑
暗和岑寂的国度。

罗宇冰朝四周瞥视了一眼，不知道自己身在何
处。

应该就在这里。

有人告诉他，丛林深处有一座古代湿婆神庙废
墟，是死亡咒语封闭的一片禁土。由于位置偏僻，加
以种种神秘恐怖的传说，平时很少有人光临。

不过，这更加勾起罗宇冰的好奇心。为了寻觅
残余的印度原始文明，享受不曾被现代社会沾染的

纯朴生活乐趣，他只身深入这个古国腹地所探求的不就是这个吗？

常言道：不到险处非好汉。他既到此处，岂能后退！怕啥呢？

林中万木杂生，在浓密的大树伞盖下，长满了杂乱的小树和灌木，组成一座树木迷宫，严密封锁住通往神庙废墟的道路。林中路径复杂，周围一片寂静，想问路也很难找到一个人。

他走到一个岔路口，小径像千手佛的手指一样伸向四方，隐入茫茫黑暗中，无法决定该向哪边去。

如果这里有一个人多好。

他没有觉察到，身边真有一个活人。

这是一个独眼老托钵僧，周身紧紧裹住黑衣，只露出一只眼睛，纹丝不动地端坐在一棵枝叶蔓生的大榕树下，像是一个老树桩。

印度托钵僧是神秘和缄默的化身，谁也没法探知他们的身世来历。也许这个形容枯槁的独眼老托钵僧，真的和身边的树木同寿，肉身早已幻化成木头，成为一个特殊的“化石人”了吧！

不！他是有生命的。

当罗字冰走过时，他忽然从假寐中醒来，睁开那只惟一管用的眼睛，紧紧盯住罗字冰看了眼，目送他慢慢走进黑暗，才重新耷拉下眼皮。

罗宇冰在路口踌躇了一下，随意向右边转去，顺着一条荒草蔓生的小径，走进漆黑的丛林深处。

四周是黑暗。只有透过头顶叶隙洒进的一些黯淡夜光，才微微映照出丛林里的小路。

四周是寂静。只有远处叶片在微风里颤动，只有他自己的心脏跳动的声音，才证明这不是一个无声的世界。

忽然，前面闪现出一缕绿幽幽的亮光。

绿光映照下的夜的丛林，显得更加神秘莫测。

顺着朦朦胧胧的绿光看去，他看清楚了，这是一座神庙的废墟。

不知是时光老人的摩挲，还是别的什么外来力量的破坏，庙宇已经完全坍塌了，只剩下一尊神像耸立在残砖断瓦里，满目凄凉景象。

不消说，这就是至高无上的湿婆大神。黑暗中还有什么，他便一时看不清了。

也许，由于湿婆神法力无边，才留下自己的身子，未曾知与凡间泥土堆砌的庙宇一起毁灭，傲然隐身在黑森林里，避开世人的骚扰。如今，身边万木拱卫，高大的古树浓阴遮蔽着它，犹如树神特意它为它构筑的一个浓碧碧的新屋顶。日月光辉可以渗入，清风可以穿过，一切外力却休想撼摇半分。因为这个新的“神殿”和从前的那个不同。这是有生命的“墙壁”和“屋顶”，即使受到些许破坏，很快又会滋

生出来自行修补。试问，普天之下有什么宫室屋宇，比有生命的天然“建筑”更加坚不可摧？有什么能工巧匠，比大自然老人的技艺更精湛？有什么帝王将相，比禀承天地意志的神祇更加睿智和强大呢？

罗宇冰站在绿光映照的湿婆神面前，不由滋生起几分敬畏的感觉。

他满足了。

为了满足好奇的欲望，他不远万里辛苦跋涉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终于避开当地人的眼睛，趁着夜色找到这座黑森林里的湿婆神庙废墟。不消说，目睹这一切，他有说不出的喜悦和激动。

尽管他的阅历丰富，曾经多次出入险境，也禁不住一时被眼前的气势震慑住了。他屏住呼吸，停步在入口处仔细观看。

他的眼前，是一派暗绿色的光芒。

丛林浓阴下，一切事物的中心，是那一缕幽幽闪烁的绿光。

这不是磷火，也不是被浓密的树叶染绿的淡淡月华。

绿光是从神像额头的一只眼睛里发出的。

这是湿婆神的灵光。

他强自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定住神看清楚了，原来是一颗发光的绿宝石，晶莹透亮，好像是一只奇异的热带大萤火虫，把原本就是绿色的夜的丛林



映照得更加浓绿，将到处弥漫的淡淡的雾气也浸染成一派似有似无的绿雾，使相貌奇异的湿婆神变得更加怪诞神秘。

这个异邦神祇有三只眼睛。

额下两只眼睛里，原来必定也有两颗宝石。不知什么原因剥落了，只留下两个难看的空眼眶。

宝石的美丽绿光诱引着他，使他慢慢移动脚步走到神像面前，想看得更加清楚些。

他抬头看得出神，没有留意脚下的动静。

一个原本蜷曲在神像脚边的黑糊糊的东西，无声无息地滑行过来，忽然从草叶里支起身子，发出一阵咝咝的威胁声音。

啊！一条热带眼镜王蛇，蛇神蒙萨的子孙！

眼镜王蛇盯住他，绿玻璃般的眼睛里射出冷冰冰的凶光。

死一样寂静的黑森林里，一条毒蛇和一个人对峙着。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罗宇冰想起了关于这个湿婆神庙的恐怖传说。他可以杀掉这条守护神像的毒蛇，但是没有这个必要。

多亏他思想转得快，转身也快，气咻咻的眼镜王蛇像箭一样扑上来，但没咬着他。

够了，看一眼这个林中神庙废墟，他已经满足

了，连忙转身，顺着原路慌慌张张退出林子，脱离了险境。

当他转身退出来时，没有注意另一个方向，有一个黑影从潜伏的树后闪出来，悄悄从背后接近那条眼镜王蛇。趁怒气咻咻的蛇对着罗宇冰的背影，来不及转身的一刹那，那个人从后面一把掐住它的脖子，像抓草绳一样十分熟练地把它提起来，在旁边的石头上摔昏。然后拔出匕首，寒光一闪，把它割成两截。

林子里的绿光一下子熄灭了。

可惜罗宇冰已经走远了，没有看见林中的这一幕情景。

他又走到那个岔路口。树下的独眼老托钵僧听见脚步声，又睁开眼睛，用犀利的目光仔细看了他一眼，印象深深印在心头。

2

小镇愤怒之夜

夜半的小镇沸腾了，愤怒的人群起誓要抓住盗宝的小偷。误会迫使无辜的罗宇冰开始逃亡，一个陌生的马来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罗宇冰回到小客栈的阁楼上已经夜半了。他刚躺下，想在天亮前睡一会儿，窗外忽然响起了喧嚣的人声。

“湿婆，湿婆，复仇啊！”

人们反复呼喊湿婆神的名字，声音像汹涌的海潮。

他再也睡不着了。

窗外月华似水，映着一派火光，显出奇异的色调。

罗宇冰辗转反侧了几下，索性披上衣服，推开窗户看，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愤怒的人群。人们手

举熊熊燃烧的火炬，把周围照耀得像白昼一样，呼喊复仇的口号此起彼伏，几乎震破了他的耳膜。

为什么这些印度人半夜吵闹起来？为什么他们不停地呼喊湿婆神，义愤填膺地要为湿婆报仇？

罗宇冰回想着夜来的经历，觉得十分蹊跷。他刚趁着夜色，避开当地人的眼睛，到城外丛林里探查了那一片湿婆神的禁地回来，城内忽然就沸腾得像开了锅。他凭着一股直觉隐隐觉得，这件事莫非和他有些关连？

作为一个外来者，他到底处在这场风暴之外，还是漩涡的中心？

他陷入了迷惘。疲乏、睡意、困惑和一种莫名的恐惧，把他的头脑弄得一团糊涂。

楼梯忽然嘎吱嘎吱一阵响，有人急匆匆跑了上来。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罗宇冰的心怦怦直跳，谁在半夜找他？

他强抑住心跳，拉开门缝一看，外面露出旅店侍者的面孔。

唔，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外面出了什么事？”他问敲门的侍者。

侍者的青筋暴出，涨红了面孔，模样十分激动。

“半夜有一个异教徒溜进森林，挖走了湿婆大

神的眼睛。”他对罗宇冰说。

罗宇冰觉得心脏几乎快要跳出嗓子眼儿了，用更大的气力抑制住自己，问道：“谁有这样大的胆量，敢做这种事？”

侍者说：“邪恶的欲念钻进了心，什么坏事也干得出来。”

他说话时，两眼直勾勾地盯住罗宇冰。罗宇冰仔细回想，当时自己只站在湿婆神像面前，看了那个绿眼睛一下，根本没有接触它的身体。侍者所说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心情反而镇定下来，好奇地向侍者打听情况。

“湿婆神额头的眼睛真的被挖掉了么？”他的头脑还有些迟钝，想起夜来在丛林中绿光闪烁的情景，感到有些纳闷。

“您怎么知道是额上那只眼睛被挖掉了呢？”侍者感到有些怀疑，目光炯炯地逼视着他。

罗宇冰觉得一股凉气袭来，夜来的睡意全消失了，心知自己不小心失言，连忙解释说：“我听别人说，这里有一座湿婆庙，神像的两只眼睛已被挖掉，只剩下额上的神眼。如果湿婆神的眼睛又被偷盗，必定就是这只了。”

侍者眼睛里的疑云消失了，想起应该回答罗宇冰的问题。

“这是真的，黑森林里的绿光已经熄灭了。”他

的问答十分肯定。

“有人看见了吗？”

罗宇冰想起绿光映照下的林子，心里还是有些想不通，差一丁点儿又脱口说出夜来自己亲眼看见的情形。

“当然有人看见。要不，全镇的人半夜起来干什么？”侍者的答复仍旧十分肯定。

罗宇冰的心又有些不实在了，关切地问：“怎么知道是一个异教徒偷了呢？”

“有人看见他，半夜偷偷走进林子。黑头发，黄皮肤，不是中国人，就是日本人。”

侍者说这话时，目光禁不住又在罗宇冰的脸上迅速扫了一下。或许他的心里有些纳闷，在这个少有外人来访的偏僻小镇里，今晚除了眼前这个中国人，还有什么东亚的客人呢？

罗宇冰和侍者对视着，他也意识到同一问题，正要再问得详细些，侍者却放松了，举手安慰他说：“先生，您是小店的旅客，我证明您一直没有出去，这件事和您没有关系。请关好窗子安心睡吧，最好不要出门。”

说完话，他道一声打扰，转身匆匆走下楼去了。他也要加入渴望复仇的人群，去搜捕那个不知名的盗贼。他来的目的，就是告诫罗宇冰不要出门。保护旅客的安全，是他的责任。